

# 行動者網絡視野下的地方再現： 中壢街區博物館個案研究

沈瑋鴻\*

## 摘要

中壢街區博物館源自於中壢區公所 2018 年的「參與式預算計畫」，由「桃園藝文陣線」與中壢在地的店家持續推動，他們以「中壢就是一座博物館」為主題，「弱文物」為概念，透過展覽、街區導覽、藝術共創和文創設計，聚焦於老店的發展歷史、地方產業與家族故事，將中壢歷史橫軸與縱軸梳理出來。這個全然由民間發起的博物館，不僅說明了由下而上翻轉博物館的民間力量，也具體展現臺灣自 1990 年代起，探索在地歷史、重現地方產業榮光與建構地方認同的議題，更回應了博物館如何作為青年返鄉、地方創生的發展工具。

中壢街區博物館是「非機構型」的博物館，以有限的資金、人力下，回應地方需求而產生，嘗試用博物館工具，去解決地方問題，並且逐步建構支持網絡和夥伴關係，發展出多樣的博物館實踐和內容。本文嘗試用「行動者網絡」(Actor Network Theory)的視野與分析架構，了解中壢街區博物館所建立的工作平台，其中各個行動的參與動機、目標和轉譯，桃園藝文陣線和中壢店家如何操作博物館論述與工具，發展出怎樣的夥伴關係來展現參與者的想像；其知識系統如何與公共領域產生對話。

## 關鍵詞

行動者網絡、參與式預算計畫、弱文物、非機構型博物館

---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

# Representation of Place and Actor Network Theory : A Case Study of the Zhongli Street Museum

Wei Hung Shen

## Abstract

The Zhongli Street Museum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Zhongli District Office's 2018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rogram", but was later promoted by local art organization "Taoyuan Art and Culture Front" and Zhongli's local shops, who with the theme of "Zhongli is a museum" and the concept of "Poor Object," focus o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ld shops, the local industries, and their family stories through exhibitions, neighborhood guides, art co-creation,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The museum, which is entirely citizen-initiated, not only illustrates the power of the community to transform museums from the bottom up, but also specifically demonstrates how museums can be used as a tool for youth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and for local entrepreneurship in Taiwan since the 1990s.

Zhongli Street Museum is a "Non-Institutional" museum, which was created in response to local needs with limited funds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tries to use museum tools to solve local problems, and gradually builds up a support network and partnership to develop a variety of museum practices and contents.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use the vision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Actor Network Theory" to understand the working platform established by the Zhongli Street Museum, the motives, goal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each action, how the Taoyuan Arts and Culture Front and the Zhongli Shops operate the museum's discourses and tools, and what kind of partnership the Zhongli Street Museum develops to express the imaginations of the participants. In addition, how the knowledge systems organized by the museum create a dialogue with the public sphere.

## Keywords

Actor Network Theory,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rogram, Poor Object,  
Non-Institutional Museum

## 一、前言

臺灣的地方博物館發展，緊扣社區總體營造和地方文化館計畫的政策脈絡，自 1980 年代起，不論是政府或民間，紛紛成立博物館、地方文化館，回應社區發展、在地認同與地方振興的需要，保存地方文化，並作為公民參與的重要平台，塑造出「由下而上」文化治理的氛圍。包括生態博物館理論重視地方文化傳統，詮釋地域文化遺產等論述（張譽騰 2004）；新博物館學也指出博物館不應只專注於「物」的收藏、維護與展示，應該經營並關懷地方、環境及社區的需求，以人為核心、為社會而存在（王嵩山 2012）。

博物館自 2000 年起，更伴隨地方創生與青年返鄉的熱潮，使得博物館因為其特殊的個性與價值，成為重要的操作工具。博物館已經成為政府和地方民間團體，為了振興地方普遍使用的策略。

與此同時，臺灣有越來越多由民間自行發起，包括新化老屋生活博物館、汐止街道博物館和北埔老聚落博物館古蹟聯營團隊等，在有限的資金、人力下，投入博物館的經營，這些非機構型的博物館，沒有獨立編制的團隊，看似借鏡臺灣地方文化館、生態博物館的發展策略，但是在行動上則是全然回應地方需求，嘗試用博物館工具，去解決地方問題，並且逐步建構支持網絡和夥伴關係，發展出多樣的博物館實踐和內容。

研究者認為，這些街區館、街角館、街道博物館，它們不是機構型博物館、不受政府部門補助資源的限制，而是地方基於對地方發展的期望、各自的需求，在尋求各種包括社區營造、文化產業等途徑，但沒有實際效益後，轉而嘗試用博物館去解決問題，去作出一些改變。所謂文化部、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政策等因素，並不是驅動街區店家投入博物館的關鍵，必須透過關鍵的「人」，才能觀察到，一個源自於地方需求的博物館，往往來自於一種想做點什麼、想改變什麼的念頭，作為契機，開始逐漸發展，並凝聚人與資源。

中壢街區博物館計畫，是由民間團體桃園藝文陣線，與中壢在地店家共同發起，他們以「中壢就是一座博物館」為主題，「弱文物」的概念，透過展覽、街區導覽、藝術共創和文創設計，聚焦於老店的發展歷史、地方產業與家族故事，梳理中壢歷史橫軸與縱軸梳理。本文以中壢街區博物館為案例，梳理分析中壢街區博物館的起源，了解民間經營、非機構型的博物館，如何操作博物館論述與工具，而博物館所整理出來的知識系統，又如何與公共領域產生對話。

## 二、博物館與地方振興課題

### (一) 地方創生與青年返鄉

晚近有關地方振興的課題，其原因伴隨著全球化與社會經濟變遷等現象，顯得複雜多變，而且危機與競爭並立而生，Tim Cresswell (2004) 便指出當代「地方」之間的競爭關係，在於「地方」本身具有一種力量，代表記憶、家，以及建立約定俗成的權力分配。因為對地方 DNA 消失的惶惶不安，以及為了讓居住地方的「生活品質」、對外的吸引力提升，因此必須推銷地方意象、競爭文化資本。此外，地方本身的「特殊性」，是逐步透過生產、製造與詮釋的過程所產生，而非源自長遠內化的歷史 (Cresswell 2004)。

在日本，曾任日本內閣總務大臣，以及日本創成會議主席的增田寬也，提出了「地方消滅」的理論。日本政府為了修正人口集中東京都、減緩地方人口減少、提升日本整體活力，推動包括「日本列島改造論」、「田園都市構想」等策略，企圖解決都市人口稠密、鄉鎮人口過少的問題。2014 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進而提出「地方創生」政策，制定國家的長期願景策略，與新的地方治理、產業的永續經營模式 (增田寬也 2019)。

在臺灣亦同樣面臨都市化、少子化的問題，鄉村因人口的減少、老化，出現城鄉發展失衡的問題。參考日本「地方創生」經驗，行政院於 2016 年起推動「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畫，<sup>1</sup>透過盤點地方既有「人、文、地、產、景」的資源優勢、確立地方特有的獨特性與核心價值，並導入創意 (設計力)、創新 (生產力)、創業 (行銷力) 的輔導機制，為地方注入產業發展動能。

然而，各國推動地方振興的同時，所面對的課題各有不同，使得所呈現的樣態與實踐內容各有殊異。從青年返鄉行動來看，盧俊偉 (2017) 整理我國三波青年返鄉的趨勢，並指出 2010 年以降的第三波青年返鄉潮，其成因複雜多元，包括參與學運或社會運動的青年，轉而投入地方紮根經營；地方政府積極推動青年創業，都市高房價迫使青年返鄉或移居非都會地區、個人追求新的生活價值及風格、照顧長輩的家庭因素，並不全然與政策誘因有關 (盧俊偉 2017)。

---

1 行政院，2018，〈「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畫—振興地方產業發展，促進鄉村人口回流〉。《行政院》，11 月 16 日。[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4A000EF83D724A25](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4A000EF83D724A25)，取用日期：2023 年 8 月 23 日。

第三波返鄉青年多數並非源生於在地既有的社造系統，其對於在地文化或價值的認知、社群網絡關係營造、在地文化事務與產業推動等，在想法和策略做法上，也與在地既有的社造社群不完全相同，主要特徵包括：注重營利與非營利經營目標的平衡、注重跨地域的社群營造、以較大區域尺度來看待在地文化特色營造範圍、注重營造新的在地文化特色或發展既有文化特色的新價值、具備較強的創意及行銷能力、擅長社群媒體行銷、具備國際交流能力等。

## （二）「跨領域、跨地域」新的振興策略

第三波青年返鄉呈現出的「跨領域、跨地域」特徵，這樣的傾向讓他們能夠連結更多的資源與人脈，創造出與既有產業的差異化商品、服務，降低與在地既有產業的衝突，並藉由差異化的建構發展其可能性，盧俊偉（2017）認為，這是因為他們力求在地生存，所呈現的發展特性（盧俊偉 2017）。

這股返鄉人力與新興的產業型態，為地方振興帶來新的路徑與資源。以苗栗縣苑裡鄉為例<sup>2</sup>，2014年苑裡的反瘋車自救會，成功讓風機財團英華威拆除兩座不當風機。但是在抗議行動暫時結束後，要如何維繫地方居民對公共議題的參與及熱度？劉育育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夥伴，成立了「苑裡掀海風」團隊。苑裡掀海風團隊在苑裡展開了一系列田野調查，想要了解苑裡人對地方的願景是什麼，團隊們重新整理出蘭草產業和地方歷史脈絡，挖掘出苑裡音樂家郭芝苑的故事，整理其荒廢的故居，並走訪了苑裡菜市場、記錄下市場裡的故事。這些深度的調查研究都記錄在苑裡掀海風團隊所出版的刊物「掀海風」，團隊不只侷限在刊物、田野調查等靜態行動，還成立了獨立書店「掀冊店」，電商平台「苑裡海風味」販售苑裡在地小農的作物、地方的獨家商品，還有客製化的小旅行導覽。

臺南的新化生活博物館則是以保存老街上的老屋和記憶為目的。新化老街的屋主將老屋轉租予他人，經營夾娃娃機店、連鎖店面等，因為轉租，比起自己花時間維護、經營老屋還要方便，但相對地也將模板化、快速製造化的商業型態帶進老街，瓦解了昔日老街所擁有的榮光，外來的商人純粹以商業的角度進駐老街店面，一旦進駐，就挖空原本屋舍內舊有物件，換上全新的裝潢，取代舊有的物件，使得在地文化、知識、生活記憶的連結隨之斷裂（王伯彥 2019）。

<sup>2</sup> 苑裡掀海風，2024，〈苑裡海風味〉。《苑裡掀海風》。<https://www.hihomeway.com/>，取用日期：2024年7月10日。

「拾荒流工作室」的許明揚，為了搶救逐漸商業化的新化老街，於是和伙伴跳脫社區營造的框架，採用「不動產投資經營」的策略，2017 年開始與屋主協商，先租下街屋之方式，再進行街屋文物保存及故事調查工作，透過策展來彰顯老街文化內涵，或是引入志同道合的團隊，使老屋故事的呈現能與商業運用相融，營造文化帶領商業的風氣，希望屋主的觀念能逐漸改變，逐步營造老街區能成為一座「沒有圍牆的生活博物館」。許明揚團隊租下老街上的「長泰西藥房」，打造為小農賣店和餐廳，展示訴說著西藥房以前的故事與文物。晉發米穀商店則保留下碾米的老壟間，販售當地的米與五穀雜糧，並作為米糧文化的推廣空間（王伯彥 2019）。

以社區營造結合空間經營投資的策略，許明揚想讓屋主了解，能定期獲得租金之外，房子可以得到妥善的維護，透過展覽介紹更找回屋子的故事，保留屋主過往懷念的一切。目前許明揚團隊已經取得 5 棟老屋、至少 10 年的使用權，許明揚期望藉由空間的保存與營運，創造更多青年就業與團隊進駐，讓地方生活故事博物館逐步成型，為商業化的老街帶來新的面貌。<sup>3</sup>

### （三）「街區博物館」作為地方振興的新路徑

伴隨著「跨領域、跨地域」新型態的策略，我們可以看到回鄉或地方青年採行了許多行動去實踐其理想。其中，博物館作為一種方法、一種介入地方的手段，普遍被用來實踐並跨足各領域。黃貞燕（2021）便指出，各種博物館方法，逐漸成為民間社群探究歷史所青睞的媒介，為了和在地對話，所發展而出的文物蒐集、整理、展演、地方導覽，因地制宜生長出來的各式各樣的展演場域，在各地打開新的公共空間，以及對歷史、文化與地方的想像；相應地，我們對於「博物館專業」以及「博物館實踐社群」的方法、型態與意義，也要有更更新的論述與研究方法（黃貞燕 2021）。

這裡的「博物館實踐社群」，已經不再侷限於博物館內的研究員，地方社群秉持著博物、研究的精神，操作著博物館的工具，而博物館論述所具備的公共性、公領域的特質，使得地方更容易與外界對話、溝通。這些優勢，適切地協助返鄉青年、地方創生政策，建構產業系統、生活模式的需要。因此，我們看到越來越多「街區博物館」、「街道博物館」、「生活博物館」和「街角館」的行動計畫，不論是從觀光需求出發，還是地方研究的主題，都為地方文化的深度和當代應用帶來新的詮釋。本文的案例「中壢街區博物館」，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所產生。

<sup>3</sup> 微笑臺灣，2021，〈臺南新化顧老屋的人，同行在時代剖面 把地方故事找回來〉。《微笑臺灣》，5 月 4 日。<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4399>，取用日期：2022 年 6 月 30 日。

無論是地方振興或是博物館的實踐，「人」才是所有行動的關鍵。然而人的投入、返鄉的行動，並非理所當然，如何回到地方、建構新的脈絡系統，其動機、資源和人力網絡，促成街區博物館產生的重要因素，有哪些店家參與？述說怎樣的故事？其發展的困境與樣貌，每個參與者都帶來了不同的影響。因此，本文以行動者網絡理論，去分析闡述各個不同的行動者，如何推動中壢街區博物館的發展與轉譯。

### 三、「行動者網絡理論」視野下的中壢街區博物館

行動者網絡理論（ANT）是 1970 年代由社會學者 Michel Callon、Bruno Latour 及 John Law 等人發展提出。科學家在實驗室的工作，並不是單純地觀察自然，科學家必須透過許多社會的、非科學的工具，包括表格、圖像等，將研究發現與成果轉換為外界能辨識、閱讀的內容，因此引導出對過去的「二元論」－自然與社會、人與非人等的否定，所謂二元論並非截然二分，他認為自然與社會兩者是彼此建構的。Latour 接著完成了行動者網絡理論的重點內容，包括網絡的構成是異質的，人與非人、自然與社會都是行動者參與其中，且每個行動者都有其影響力。行動者網絡是轉譯的，轉譯包括網絡中各行動者之間的協商，使得網絡的主體、利益、角色和功能都有新的分配和界定；拒絕傳統的二元論，知識的形成是自然與社會彼此形構而出的結果（Latour 1987；李承嘉等 2010；林宜珍 2020）。

林文源（2007，2010）指出近期的行動者網絡研究，更重視以「視野」去建立研究的架構，提供一種切入的方式與思考的方法，而非囿於術語與理論架構當中。行動者網絡強調個體的行動，每個行動個體透過轉譯，重新定義自身的利益或立場，進而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網絡；各個行動者之間有利益的重疊或衝突，但透過再次的轉譯、徵召與轉化，使得行動者能彼此連線、甚至是合併進更大的網絡之中。

本文分析討論中壢街區博物館的形成與發展，不同於一般機構型博物館發展歷程，中壢街區博物館是全然由民間所發起的計畫，因此若以展示、教育、典藏、研究 4 者去分析討論，不足以呈現其特色與發展，我們很難以一個國立博物館、甚至是縣市立級博物館的視野去論述街區博物館的產生，街區博物館沒有專責單位、預算、人力編制，也沒有循序漸進的中長程計畫與博物館年報。「人」才是街區博物館形成的關鍵，桃園藝文陣線、陳俊有與中壢街區店家，全然用民間力量、人力去支援、執行博物館行動，人的發想、投入、參與和付出，才是造就博物館的最主要原因。

此外，行動者各自不同的動機與目標，如何彼此影響，如何連結網絡達到共識，正是本文探討的核心。跳脫過往以博物館的本位主義，才能充分說明民間發起的博物館行動，背後的動員、徵召和社群連結，如何建構街區博物館的論述架構。

#### 四、中壢街區博物館的緣起與發展歷程

中壢街區博物館的主要推動者，是桃園藝文陣線與文史工作者陳俊有。桃園藝文陣線由一群在地青年所組成，因為成長歷程與專長背景，他們對於每天生活的中壢，過去的樣貌、現在的樣態，都不是很清楚，只知道，越來越多的交通建設，讓中壢的生活地景逐漸改變。成員多年來積極在中壢探訪、挖掘，秉持「藝術返鄉·桃園在地」的願景，透過文化行動及策展計畫，展現他們的理念。理事長劉醇遠表示，「在中壢，我們都試圖要翻轉桃園被視為文化沙漠的形象，更希望未來除了我們自己能夠在這裡找到生活、生存、營生的方式之外，未來學藝術、文化、設計的青年，能夠不用離開桃園，也找到可以扎根的方式」。<sup>4</sup>

桃園藝文陣線獲得文化部補助辦理「中壢拾光計畫」，記錄中壢「大時鐘」第一公有零售市場的老店家，與辦理「回桃看藝術節」活動等，桃園藝文陣線透過藝術、文創和小旅行等方式，記錄、保存屬於中壢在地特有的文化與記憶。

陳俊有則是中壢的文史工作者，「巷子 46 文化共享空間」是陳俊有家族所共有的老屋，位於中壢市中心，因地理位置的關係，見證民生市場、俗稱戲院街的中山路以及大時鐘市場的興衰。建築物前身是建於 1950 年代的六連棟陳家私宅。1990 年代，老屋因空間不足且日益老舊，屋主於是搬離，轉作倉儲使用。2018 年 9 月，陳俊有申請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社區營造的補助經費，與社區夥伴們一起重整家族老屋，規劃為社區的共享空間，不定期展示戰後民生市場、中山路戲院街變遷及陳家家族史的資料紀錄，也設有書屋、表演空間，邀請周遭居民來感受老房子的氛圍。

中壢是什麼樣的地方？發生過什麼事？總總的問題，縈繞著劉醇遠和陳俊有的思考。他們一方面思考透過社區營造、藝術節、劇場和文創設計，試圖為中壢營造「文化氣息」。如何在中壢找到生活、生存、營生的方式，讓學藝術、文化、設計的青年，能夠不用離開桃園，也可以維持生計，一直是桃園藝文陣線努力的目標。

<sup>4</sup> 獨立特派員，2019，〈藝起翻轉〉。《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11 月 13 日。  
<https://innews.pts.org.tw/video/MTQ5Mw>，取用日期：2021 年 6 月 10 日。

文化部自 2016 年起推動「進階社區營造」，引進「參與式預算」的方式，將審議民主的理論與公民參與的精神帶入臺灣，讓民眾參加政府預算的分配與執行，加強對於社區的擾動，擴大既有的社造成果。參與式預算強調公民參與，從近身公共空間的改善和翻轉，展現社區從共識凝聚到實際操作的可行性。於是，中壢區公所所在文化部與桃園市政府化局的補助下，推動參與式預算計畫，因應文化部與桃園市政府每年度的社區營造推動目標，以「都會區」為社區營造擾動對象。中壢區公所選擇了火車站前的中平商圈，以及週邊俗稱「中壢老城區」的範圍，嘗試透過新模式，參與式預算的方式，交由地方居民思考提案，挖掘中平商圈的各種可能性與潛在需求。

中壢火車站與站前的中平商圈，其街道相當狹小與凌亂，因此多次被網友票選為全臺灣最醜火車站第一名。中壢火車站是北臺灣重要的交通節點，每日平均進出站人次在全台車站排名皆高居前十名以內，如何改善中壢的市容和品質，一直是地方居民長久的討論議題。

「最醜火車站前的參與式預算」於 2018 年啟動，執行團隊包括中壢區公所跨課室推動小組，邀請文化部輔導團隊、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和柳橙園工作室團隊協助、諮詢討論。8 月啟動提案說明會，接著是培力訓練課程，包括桌長與審議員培訓。9 月舉行提案工作坊，截至 9 月 30 日收到共計 8 個提案。10 月 5 日中壢區公所邀請專家學者、文化局及社區營造推動小組進行初審，最後選出了 4 個提案，分別是方案 1「友善東南亞：語言服務系統」、方案 2「中壢之美麗與哀愁－在地影像徵集計畫」、方案 3「中壢老故事、老文化：街區博物館串聯暨平台建置計畫」及方案 4「全台最行人友善的火車站前街區：中壢火車站前廣場行人化最小可行性試驗前置研究調查計畫」。

其中，由巷仔 46 文化共享空間創辦人陳俊有提案的方案<sup>5</sup>「中壢老故事、老文化：街區博物館串聯暨平台建置計畫」，其提案目標為：中壢街區博物館是秉持著「生態博物館」的概念，發掘出中壢舊城區的文化與故事，讓整個中壢站前就是一個博物館。串聯中壢站前有特色的老店，進一步透過小旅行，實際走訪每一個店家或景點，了解中壢的文化故事。

參與式預算計畫著重在火車站站前改造、友善環境、商圈與老城區翻轉的議題，因此參與討論的對象多為火車站周邊的中壢里、中建里、石頭里、中榮里、

5 李容萍，2016，〈中壢車站挨批「全台最爛」立委要台鐵改善〉。《自由時報》，5 月 18 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072025>，取用日期：2023 年 6 月 24 日。

中平商圈發展協會等。最後在 2018 年 10 月 24 日至 28 日進行投票，投票資格不限年齡、職業、地區、國籍，每人線上可投 2 票；此外，在中壢火車站還安排了實體投票區，每人憑有照片的證件投票。投票結果，獲選提案為「中壢老故事、老文化：街區博物館串聯暨平台建置計畫」，獲得 297 票，「全台最行人友善的火車站前街區：中壢火車站前廣場行人化最小可行性試驗前置研究調查計畫」，獲得 311 票。網路投票共計 305 人次、車站實體投票共計 307 張，共計 2320 投票票次。<sup>6</sup>

### （一）中壢沒有歷史？

在分析中壢街區博物館發展歷程以前，必須先說明「中壢沒有歷史」的課題。中壢沒有官方的地方志，從桃園行政區發展沿革來看，桃園的行政區劃分自清朝開始就有多次的改變（鄭政誠 2016：91-124），而中壢因位處南桃園，以農業、商業為主要產業，非傳統政治核心，其行政管轄權也多次更迭。

研究者從訪談過程得知，桃園藝文陣線的劉醇遠和陳俊有多次表示<sup>7</sup>，中壢並沒有地方志，這一直都是中壢文史工作者非常困惑的問題，沒有地方志，是否等同於中壢沒有歷史？再持續往下探究，所查詢到的中壢歷史，都是中壢地方仕紳、大家族的故事，包括吳姓家族（吳鴻森、吳伯雄）、陳姓家族（陳貴邦、陳家祥）等的故事，大家族的歷史雖與大時代歷史發展密切相關，但是很難從中探究出中壢地方發展的面貌，究竟中壢的歷史是什麼？

為了解決「中壢沒有歷史」這個問題，劉醇遠和夥伴們接著尋找資料，他們在歷史地圖資料庫中，找到了一張 1932 年描繪中壢市街的地圖，地圖是從中壢火車站出發，範圍沿著目前的中正路、中山路街道，詳細的登載街廓上有辦理商業登記的店家。這張地圖上的街道範圍，也與當今中壢人活動、行走的街區範圍大致相同，劉醇遠與夥伴們思考著，在缺乏官方歷史志的情況下，或許探究這些店家的歷史故事，彼此交叉比對之後，能獲得中壢的發展歷史。這樣的思考，也奠定了中壢街區博物館以「常民歷史、常民故事」，作為博物館發展主題和研究核心。

### （二）中壢街區博物館招募與串聯過程

經過 2018 年的票選活動後，2019 年中壢區公所委託桃園藝文陣線，開始執行

6 本節整理自中壢區公所 107、108 年度區公所社區總體營造實施計畫成果報告書，非公開資料。

7 依據 2023 年 3 月 18 日研究者與劉醇遠的訪談紀錄。

「中壢街區博物館串聯暨平台建置計畫」。

為了回應「中壢沒有歷史」的問題，桃園藝文陣線將常民、街區店家的歷史故事，作為田野調查的發展主軸，這樣的發展方向與陳俊有提案參與式預算時，所指出的「中壢就是一座博物館」概念，不謀而合。在這樣的脈絡下，中壢街區博物館一開始的發展目標，與其說是打造一個博物館，反而更重視串聯行動，串聯店家共同參與，串聯內容必須要「充實」，「設計」出一個有特色的參觀體驗，讓參觀者在走訪的過程當中，能夠對中壢的歷史文化有更深的印象。

桃園藝文陣線邀請了新珍香酥糖、湯記口味肉鬆兩間老店參加，還有桃園市政府經營的公有館舍：中平路故事館、壢小故事森林、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陳俊有經營的巷子 46 文化共享空間，以及桃園藝文陣線自身營運的中壢五號倉庫藝文基地，總共 7 間館舍。先透過小型的店家展示、街區導覽串聯 7 個空間。

然而，2020 年中壢區公所的社區營造政策，推動地區從中壢老城區轉向中壢的青埔地區，使得中壢街區博物館計畫遭到中斷，失去政府經費的委託挹注，這也使得桃園藝文陣線和店家夥伴也開始思考，在中壢區公所暫時退出之後，那博物館計畫應該如何持續推動？何謂博物館？博物館應該做什麼？

於是，在 2020 年 3、4 月的期間，桃園藝文陣線和老店們召開了討論會，討論如何將博物館推廣出去，最後獲得了兩項決議：首先，要擾動青年，讓更多青年加入，使中壢街區博物館「年輕化」，第二，決定舉辦成果展，由湯記口味肉鬆的湯玟琪提議，到中壢國道休息站舉辦成果展覽。

博物館成員們以辦展覽為目標開始行動，桃園藝文陣線持續透過網路招募，邀請了 3 間老店加入街區博物館的行列：大東餅舖、北帥西服與永利刀具；另外，為了籌措辦展覽所需的經費，桃園藝文陣線撰寫補助計畫，去爭取文化部、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等的補助經費。

而博物館成員普遍缺乏展覽、文物詮釋和博物館學相關知識，因此桃園藝文陣線邀請到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教授林志峰老師等，為街區夥伴們上課，著重於「弱文物」的概念，讓店家開始思考、整理店內的物品，爬梳老店的發展脈絡與家族記憶。最後，在 2020 年 10 月，桃園藝文陣線和店家在中壢國道休息站舉辦了一場「中壢就是博物館」特展，展出店家共學的成果，與參觀民眾一同分享。

表1 中壢街區博物館組成成員

2019 年成員	2020 年成員
中壢五號倉庫藝文基地	中壢五號倉庫藝文基地
湯記口味肉鬆	湯記口味肉鬆
巷仔 46 文化共享空間	巷仔 46 文化共享空間
北帥西服	北帥西服
中平路故事館	大東餅舖
壢小故事森林	永利刀具
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	新珍香酥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 五、桃園藝文陣線與店家的博物館實踐

2020 年由桃園藝文陣線與街區店家共同辦理的「中壢就是博物館」成果展，打開了店家對博物館的想像，街區店家是憑藉自己的資源，以及他們對博物館的理解，發展出自己的論述工具。首先，店家將他們過去收藏或閒置的物件找出來，有條理或無意識的「展示」出來，物件背後的意義與記憶，帶來許多交流討論的可能性，隨著不同的參觀者，能觸發更多討論的可能。再者，店面本身不再只是商業買賣的空間，配合導覽解說，並對應產業本身的知識系統，店面被規劃出一條參觀動線，又或者說是產品動線，跟隨導覽文本的解說，能夠對老店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最後，店家發展出各自的網絡資源，不論是店家與店家，店家與學校、社區大學、文史工作者或街坊鄰居，他們因為博物館的平台而彼此連結，不同於過往單打獨鬥的方式，而是企圖從串聯合作去尋找地方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 （一）「中壢就是一座博物館」展覽

「中壢就是一座博物館」展覽於 2020 年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9 日，在中壢服務區服務台前進行展出。展覽講述每個店家的故事歷史，並從弱文物的概念出發，各個店家從他們的倉庫、店面，去挖掘能夠代表中壢這個產業的展示品。

不過在展覽的籌備過程中，因為街區店家還不太會說自己的故事，對於所謂店面的歷史、發展脈絡，並不知道如何下手、如何去描述，也並沒有展覽的經驗；此外，即便弱文物的概念，雖然已經讓店家對博物館有了一些想法，但是要怎麼去尋找整理文物，還是很茫然，因此桃園藝文陣線只能一步步去帶領店家找尋適合展出的文物和資料。根據訪談內容，劉醇遠和街區店家都提到整理文物的過程，店家回

去尋找能夠代表自己店裡的物件，因為文物必須要能訴說店裡的歷史故事，便從店內老的、有歷史的東西著手，例如收在倉庫裡的糕餅模具、以前的商品包裝和獎狀等；如果店裡已經沒有相關的物件，那就是展示出相關的資料或照片，基於各個店家的資源與條件不同，所以展示的物件各有差異，但都圍繞著店家的故事做發想。

除了文物的整理，展示文案也是重點，桃園藝文陣線帶著店家盤點了店裡的歷史沿革，幾年幾月、有哪些重大事件、店面搬遷、產品研發等過程，這些店家過去習以為常、嫻熟於心的事情，首次透過文字敘述整理出來。桃園藝文陣線收集所有店家的展示資料，做整體的文字潤飾、展覽論述與視覺設計，絞盡腦汁之下，展覽終於順利開始。

以湯記口味肉鬆店的展區為例，展覽說明湯記的店面自 1910 年開業，目前店內的特色產品是肉鬆、火烤肉乾，「自己家不吃的就不能賣別人」，低糖無鹽、無添加，並敘述湯記員工過去每天都要早起烤肉，每天忍受店裡 300 度 C 的烤肉溫度，一個人顧兩個火爐，10 分鐘可以烤出 24 個肉片。湯記店面的生產設備都做了翻新，過去烤肉的物件並沒有被留下來，店面的文件等也沒有整理保存，因此湯玟琪主要展出他收集到的老照片、商品的包裝袋、磅秤和炭盆等，在展區營造出店內每天與烤爐拚搏的時刻。

巷仔 46 文化共享空間的展區，則是介紹陳家在中壢的老屋，老屋建於 1950 年左右，但 1990 年代因為居住者相繼搬出而荒廢，後來陳俊有回到中壢，回憶起老屋鄰近中壢過去熱鬧的番薯市場、民生市場，有許多過去在市場走跳的回憶，但因為民生市場搬遷，遂使得這段在市場生活的回憶，逐漸從民眾的記憶中淡出，於是陳俊有便號召社區的夥伴，一起來打掃荒廢多年的老屋，最後將老屋改造為巷仔 46 文化共享空間，佈置成書屋、文物展覽和交流空間。展示內容的部分，陳俊有用文字敘述了社區夥伴打掃老屋的過程，並展出從家中找到的物件，包括父母親身為地政士、裁縫師，所留下的老照片、結婚證書、文具、同學錄等物件。



圖 1 巷仔 46 文化共享空間展示內容（資料來源：陳俊有提供）。



圖 2 「中壢就是一座博物館」展覽現場（資料來源：中壢街區博物館 Facebook 專頁）。

除了店家的展示，展覽期間還規劃了教育推廣活動，以親子家庭為主要客群，由店家擔任活動的主持人，用寓教於樂的方式，把中壢街區博物館的知識推廣出去。包括小小肉乾知識王，由湯記口味肉鬆的湯玟琪帶領，用可愛的插圖，向小朋友介紹製造肉乾的過程：切片、浸泡、鋪平、乾燥、烘烤、切條和包裝等。西服小斜包 DIY，由北帥西服的老闆 Ben 教大家製作專屬的帆布包。其他還有咖哩姊姊故事唱跳玩中壢，以及大師姐姐繪本故事，透過繪本和說唱的方式，帶領兒童認識中壢的故事。



圖 3 小小肉乾知識王活動照片（資料來源：中壢街區博物館 Facebook 專頁）。

從店家展覽內容，可以看到幾個面向，首先老店、老屋的歷史，這些店家都有 50 年以上的歷史，或者是中壢的代表性產業。再者，強調店面與中壢地方產業的連結，包括鐮刀、花生糖。此外，店家經營的故事，打鐵、烤肉、趕訂單的辛苦，用簡單的文字，可以讓觀者感受共鳴與連結。除了文字敘述，店家秉持「弱文物」的概念，去整理可以用來說故事的文物，不過在文物詮釋上仍有不足，或者是不清楚如何去說明文物的背景故事。此時，在展覽過程中，文物本身比較像是一種「裝飾性」、「輔助性」的角色，去呈現古老、懷舊的氛圍，展覽本身仍舊以文字說明、圖像敘述為主。

「中壢就是一座博物館」展覽，是中壢街區博物館計畫推動以來，第一個具策展規模與論述的展覽。而展示地點是在中壢的國道休息區，參觀者多是「不特定、路過」的民眾，因此展覽本身的宣示性、行銷性更加強烈，在於如何介紹中壢街區博物館、如何介紹店家，讓路過的民眾感到有興趣、有想法，進而想要去參觀、去店家消費；但是桃園藝文陣線和店家並沒有讓展覽朝向商業博覽會、商業展覽的形式，而是嘗試用故事、用文物、用有深度體驗的活動，去介紹中壢店家的特殊性與老店價值。這個展覽是街區店家的第一步，也是啟發，接著，店家們循著這條路線，去發展他們所認為的博物館與老店價值。

## （二）永利刀具「老街日常：百年老店永利刀具」展覽

結束了「中壢就是博物館」成果展後，永利刀具的盧韻如把展品搬回店裡，在店裡開闢出小型展示區，包括永利刀具的獎狀、照片、商標、包裝套和制服等，讓路過或來店裡洽公的民眾，也可以欣賞、認識永利刀具的故事。

展覽為盧韻如帶來不少啟發，看著家族背後的歷史故事，透過意想不到的方式被呈現出來。盧韻如大學畢業後，在外面工作了許多年，約兩年前他回到永利刀具上班，主要是協助行政會計，還有刀具後端的商品包裝等工作。回到刀具行上班，在制式化、樣板式的製作流程以外，盧韻如他更想知道，刀具、技術背後的原理，以及這些知識要怎麼讓更多人知道。



圖 4 永利刀具行獎狀與商品包裝（資料來源：沈瑋鴻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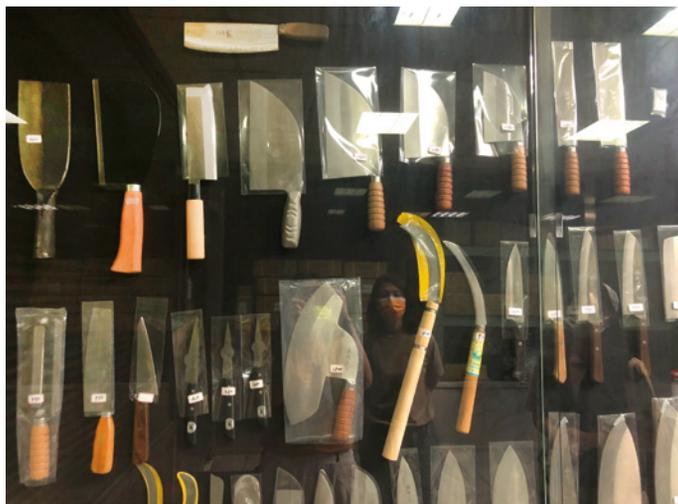


圖 5 永利刀具行刀具展示牆（資料來源：沈瑋鴻攝）。

盧韻如整理出永利刀具製刀的 6 個製作流程，裁切、熱處理、鍛打、淬火、刀具研磨與開鋒。刀具製程因應不同店家所使用的材料和技術，而有不同的製作流程。盧韻如也將刀具製程結合進工廠的導覽動線，即便參觀的過程不同於觀光工廠那樣的舒適環境，刀具廠的高溫環境、機具的巨大聲響，但是盧韻如還是希望能讓參觀者走進工廠內，對於刀具產業有新的認識。

盧韻如接著在 2022 年 7 月於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所轄的壠小故事森林展出了「老街日常：百年老店永利刀具」展覽。展覽內容從石器時代人類所使用的器具「石葉」

開始談起，石葉等同於人類使用的第一把刀具，再隨著鼓風爐的發明、材料知識的發現，人們慢慢製作出現在正在使用的刀子；最後敘述永利刀具的經營理念，回應傳統刀具的製作精神，用最簡單的材料、專業的技術，沒有其他多餘的添加物，製作出專屬於每個人的刀具。配合展覽，盧韻如規劃了兩場小魚刀的工作坊，讓遊客報名體驗刀具製作、創作的過程。



圖 6、7 「老街日常：百年老店永利刀具」展覽現場（資料來源：沈瑋鴻攝）。

與此同時，在桃園深根多年的文史團體，桃澗堡導覽協會，理事長邱台山老師和夥伴，以「新街溪尋寶—新街溪鐮刀」為題目，在 2022 年獲得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的社區營造補助計畫的補助，調查研究在中壢已經消失的鐮刀歷史，從文獻和口述資料一步步去拼湊鐮刀街過去的樣貌。邱台山邀請了永利刀具、彭元吉刃物共同討論，而盧韻如所整理出來的文物資料，也因此提供了不少協助，包括鐮刀一條街的地點在哪、中壢刀具如何銷售的全臺灣等，三方共同合作，使得中壢刀具產業的樣貌和歷史逐漸清晰。



圖 8 桃澗堡導覽協會「新街溪尋寶－新街溪鐮刀」展覽（資料來源：沈瑋鴻攝）。

### （三）湯記口味肉鬆店頭展示<sup>8</sup>

湯記口味肉鬆店的「湯姐」湯玟琪，是中壢街區博物館店家的重要核心。湯玟琪表示他的經營理念：「我把商網放在第 2 位，我把歷史放在第 1 位，因為你如果是一個沒有歷史的文物，人家久了他也不懂你，他也可以不要你，對不對，別家也有他為什麼一定要你呢？所以個人特色就出來」，面臨產業沒落、商圈沒落的困境，湯玟琪作為家族傳承第三代，家族第四代又在一旁實習的情況下，他必須要有新的想法和行動。

湯記口味肉鬆店並沒有留下過去店舖經營的物件，因此湯玟琪只能從其他方向著手。店面導覽是他最拿手的策略：「我們湯記喔，在地已經百年了嘛，但是以前我阿公是柑仔店，就是紅豆湯、綠豆湯、甜點起家，然後挑著那個茶米茶的擔子到外面市場，清末時期那時候，年輕的時候，然後後面就跟阿嬤在這邊，就農業時期慢慢那個店面成形，然後他們就回來賣那個柑仔店。甜點就轉型成柑仔店，柑

<sup>8</sup> 本節整理自研究者 2022 年 7 月 7 日與湯玟琪的訪談紀錄。

仔店再跟我媽媽，第二代，然後轉就是一半複合式那個菸酒，然後一半是肉鬆，就一直不斷的在轉型」。

湯玟琪把一個百年傳承的故事融入他的導覽文本中，不只百年老店、四代傳承，湯記的店面緊鄰中壢第一市場，第一市場販售各種生鮮食品、小吃、衣服飾品，與每一代的中壢人每一天的生活起居密切相關，也因此湯記的所販售的商品也幾乎烙印在老中壢人的記憶中。

即便湯玟琪帶起導覽來是如此琅琅上口，從他有條有理的分享下，很難想像這個尋找百年老店歷史的過程，是相當不容易的。湯玟琪年輕時留學日本，因緣際會之下回到臺灣接手店面，以減輕母親的重擔，在店面經營上可以完全說是門外漢；童年時期每天被迫早起，在店裡幫忙烤肉的痛苦回憶，又讓湯玟琪對於店面經營感到相當痛苦。從完全脫離肉鬆店、到全心經營肉鬆店的品牌，這中間的過程，湯玟琪在桃園藝文陣線的引導下，很仔細去挖掘家族的歷史發展。而且家中的長輩大多都已 70、80 歲，他把握機會積極詢問，此外，還包括街坊鄰居、採購生意往來的店家等等，才拼湊出湯記的百年歷史。



圖 9 湯記口味肉鬆店老照片牆（資料來源：沈瑋鴻攝）。

湯玟琪在店內整理出一個老照片牆，將他所能找到的照片都放上去，包括阿公時代的雜貨店照片、過去店面正前方大同路的街景和老廚房的照片等；配合導覽解說，店外的烤肉機、炒肉鬆的機台，進來採買的中壢人、遊客，都能從言談當中感知百年老店的回憶。這份導覽解說，不只湯玟琪能夠琅琅上口，女兒、兒子和媳婦，甚至原本反對參加博物館、導覽小旅行的媽媽湯江富妹，也能拿起麥克風

賣力的解說。湯記幾乎成了大同路上的重要指標，不斷嘗試老店翻轉的可能性。也因為湯玟琪參與博物館積極努力的表現，也有不少大同路上或是街區的店家前輩，拿著老照片來店內詢問，希望透過湯玟琪的經驗，能夠幫助了解自己店面的故事，這儼然就讓湯記口味肉鬆成為街坊上的借問站，街坊鄰居間交流討論的場域。

## 六、中壢街區店家參與動機

中壢街區博物館的參與店家，普遍都是開業至少 50 年、且近百年以上的老店，或者是中壢在地相當具代表性的地方產業，但是面對現今消費習慣與經濟模式的改變，地方商圈逐漸沒落，許多地方產業也逐漸被市場機制所淘汰。這些老店過去支撐了中壢人的日常生活，但是這些消費需求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訂單量逐漸減少，甚至是沒有購買需求；這些乘載著傳統知識與技術的老店，勢必要在險惡的消費市場中，找出老店新的生存方式。

桃園藝文陣線鼓勵中壢的老店講述自己的故事，是為了在中壢地方家族史、開發史等官方系統以外，翻轉出所謂常民生活與小人物的歷史脈絡。王希（2010）指出公共史學代表的是重新界定和重新分配權威的運動，避免歷史解釋成為一種掌控權力和等級所使用的工具，以及更重要的是，如何運用歷史學、歷史知識，去回應、承擔社會責任（王希 2010）。然而歷史敘述和說故事的能力，並非一蹴可幾，因此店家們在「弱文物」的概念之下，開始透過身邊唾手可得的物件去回溯過去的歷史，也使得中壢街區博物館在行動的過程中，更強調歷史意識，以及老店與地方的共同記憶。

但是，回到博物館的核心，展覽、文物收藏和教育活動，並不能為店家帶來多大的收益和客源，究竟為什麼這些店家願意花時間與心力投入博物館行動？研究者認為，重新發掘老店的價值，是博物館行動所帶來最大的意義和功能，而這個老店的價值，具體展現在兩個面向，首先是連結地方的記憶，再者是傳遞產業的知識。

湯記口味肉鬆店的湯玟琪，她在老店為什麼要傳代、經營的疑惑中，透過博物館工具重新思索，自己思索出老店的價值，就在於老店日復一日的在街區生存，已經累積出象徵意義，傳遞著傳統價值，並與現代生活的精神價值與時並進；就如同 Cresswell（2004）指出地方的獨特性源自於地方的互動，在於記憶、故事的堆疊，湯玟琪不斷闡述老店 80 年傳遞四代的歷史，從柑仔店、紅豆湯、綠豆湯、甜點起家，轉型複合式菸酒、鹽焗雞到肉鬆、肉乾等，這些回憶都緊貼中壢人的飲食記憶，也使得湯記口味肉鬆的招牌與其他店家相比，更富有代表性與地方價值（Cresswell 2004）。

湯玟琪並非生來就是說故事的高手，但是他透過故事的闡述和詮釋，讓老店的歷史價值逐漸清晰，他也開始思索老店傳代的必要性，改善肉鬆與肉乾的口味，以回應現代的飲食標準；調整老店的值班規定，回應勞基法與現代人的休閒生活；最後是改善老店的烤肉設備，淘汰傳統的烤肉爐，引進新的烤肉機，讓員工的工作環境更舒服、更方便。這些行動打破以往老店破破舊舊、土法煉鋼又工時高的印象，而是為了打造更好的經營環境，讓店面能夠永續的經營下去。

湯玟琪在回顧歷史的過程中，選擇如何讓老店與未來共生，這正是湯玟琪從博物館論述中，思考老店價值與傳代的目的。湯記口味肉鬆目前主打四代經營，正是湯玟琪為了老店能夠傳代、永續經營，所努力的成果。

如何用博物館詮釋老店價值，還有另一個面向，就是傳遞產業的知識。然而，每一個產業，甚或是產業之間不同的商號，依照材料、技術和人力的不同，各自有其知識系統，甚至是各自的工作經驗和發展脈絡，因此探詢每間店面的製作流程和開店精神，能切實地呈現出每間店的地域特殊性、歷史特殊性。

永利刀具的盧韻如說過，「人生有三次苦工作嘛，撐船、打鐵跟磨豆腐，我們是最苦的，（產業）一下就沒落了，很快」，最辛苦，但也是很快就沒落的產業，打鐵業很快的就被自動機器所取代。為了傳遞這項產業背後的知識與故事，盧韻如透過現代知識去詮釋刀具製程，他整理刀具製程的化學原理，讓傳統的製鐵業有更透明、現代的解說。除此之外，盧韻如鑽研刀具製作過程，這些原理讓他進一步去學習手工刀具、藝術創作等技能，期望讓沒落的刀具產業有新的發展可能。



圖 10 永利刀具製刀流程（資料來源：盧韻如提供）。

研究者認為，中壢的老店普遍面臨一種新、舊交替的空間感與知識理論，彷彿過去與現代的交界，例如永利刀具業仍保留手工和機器製作併行的過程，湯記口味肉鬆雖然引進了自動化的烤肉機，仍然由員工看顧和加工；其必要性，無非來自於傳統技藝的經驗與專業，才能讓製作出來的商品，有其不可取代的味道和手感，因此傳遞產業背後的價值和經驗，更凸顯出老店的價值。

## 七、中壢街區博物館的行動者網絡

本節透過行動者網絡去梳理中壢街區博物館，觀看博物館背後籌備和運作的歷程，並作分析與討論。此外，在梳理桃園藝文陣線、中壢區公所和街區店家行動軌跡的同時，他們的行動思考，都源自於對中壢的地方認同，Stuart Hall (1990) 提出兩種認同的論述，其中一種式「同一性」，指的是隱藏在人們背後所共享、集體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另一個則是「差異性」，即便有許多共同點，所謂個體的組成、我們是誰這樣的問題，還是有許多深刻且重要的差異，文化認同是一個變動的、隨時在「形成」與發生的行為，在這其中，人們不僅從認同的過程中獲得了自身的定位，也從定位的過程中對歷史、過去的論述做一個建構或形塑 (Stuart Hall 1990)。研究者認為，所謂對中壢的認同，仍然因為各個行動者不同的想像，而各自描述、創造出中壢街區博物館的樣貌，對於博物館的投入，不只源自於歷史的關懷，也是源自於對產業、環境和生活習慣的認同。

### (一) 翻轉中壢的典範轉移過程

桃園藝文陣線透過文史調查的工具，投入研究中壢的歷史內涵。嘗試以一種議題式的號召，去擾動中壢人的關心和參與，並營造中壢藝文工作者可以生存下去的工作環境。桃園藝文陣線的思考向度是「翻轉」，翻轉中壢沒有文化、沒有歷史的印象，他們做了很多行動，藝術季、社區營造、文創設計、地方創生等，不同於政府公部門以建設、招商為思考主體，而是從中壢人共同的記憶，市場、飲食和街道，去營造新型態的藝術娛樂，讓中壢不是只有工廠，而是讓更多的藝術工作者能夠在其中找到創作素材。

桃園市政府和中壢區公所則是企圖「文藝復興」中壢老城區，善用社區營造、參與式預算和文化藝術補助等資源。這樣的政策發展是其來有自，中壢作為南桃園的產業重鎮，文化設施、大專院校和交通建設等密集程度，都堪稱全桃園之冠，族群人口和社群發展也相當興盛，但是這樣的地方資源卻無助於改善中壢市區髒亂、擁擠、沒落的形象；而且在國家整體城鄉建設的規劃之下，中壢在未來必須擔負鐵路地下化、三鐵共構的交通樞紐，不僅中壢的地貌面臨劇烈的轉變，中壢

內在的問題也必須被一併檢視，因此中壢區公所的行動目標，是要調和、梳理政府和地方對於城鎮發展不一樣的想法、甚至是衝突，建立溝通協調的平台，去梳理民眾的對地方發展的想法，以回應即將啟動發生的大型建設計畫。

在行動者網絡發展的初期，桃園藝文陣線圍繞著「中壢」這個非人行動者進行轉譯，導入藝術節、地方創生和社區藝術的方案，期望能為地方帶來翻轉與創新，但這些發動者、行動者，終究都還是來自外部的團隊、外來的資源，真正存在於內部的行動者或核心人員是被動的，被動員、被號召，這樣的運作並不能為中壢的地方網絡帶來長遠的挹注和支持。而桃園市政府和中壢區公所轉譯的目標，最重要的是回應城鄉建設的發展，要美化中壢街區的街道外觀和空間改善，這樣的詮釋方向，與桃園藝文陣線、文史工作者所堅持的文化保存、文化資產保存議題有所扞格。

行動網絡的第二階段，回到實際耕植中壢、與中壢商圈休戚與共的老店。街區的老店仍然持續面臨商圈沒落的困境，上述「翻轉中壢」的思考，與老店並沒有緊密相關的利害關係。中壢的老店受到新的經濟趨勢和消費習慣所影響，過去的客戶和消費需求漸漸消失，即便老店已經延續數十年的好口碑，並不代表老店未來能夠在險惡的消費市場繼續生存，老店的價值和老店的傳代問題，開始受到檢視和思考。中壢老店們的思考方向，是如何讓老店精神延續，雖然引進現代化的機具、新型態的製造模式，能夠跟上時代的潮流，帶來更穩定的收入利益，但就等於失去了老店傳統的技藝和傳承知識，因此，如何在現代化的消費社會上，持續傳承老店精神，是街區店家所思考的方向。

在行動者網絡的第二階段，「文物」作為非人的行動者，也逐步影響行動者網絡裡的所有行動者。2020年桃園藝文陣線和林志峰老師所帶來的弱文物概念，使得中壢街區博物館核心的行動者，從桃園藝文陣線和中壢區公所，開始轉向中壢的店家和文史工作者，並更加落實「詮釋中壢常民文化」的目標。桃園藝文陣線和前來上課的林志峰老師，就如同中介者、引導者的角色，因為如何實踐博物館的行動，全然取決於店家自身對文物、故事以及老店精神的詮釋。雖然政府單位主導的推力和經費資源的力道逐漸減弱，但是這樣的轉變讓博物館更朝向民間自主推動、自主經營的個性，更具彈性且多樣的發展內容。

此外，街區店家也為整個中壢街區博物館的行動網絡，帶進更多的行動者與合作夥伴：文史工作者、社區大學與大專院校。整個行動網絡的組成，更加扁平化，趨近由下而上的行動，不論是店家自主發起的行動，或是文史團隊與店家共同發掘的故事，都能看見其各自的堅持和想像。

## （二）行動者網絡的轉譯過程

Callon (1986) 指出行動者網絡轉譯的 5 個階段，包括：1. 問題的呈現。2. 利益賦予。3. 徵召。4. 動員。5. 異議，這 5 個階段並沒有前後的順序，但是必須要完成「動員」的階段，行動者網絡才算是真正的成型；此外，Callon 提出所有相關的行動者之間必須存在共通的「強制通行點」（Obligatory Passage Point，簡稱 OPP）指的就是行動者之間共同認同的概念或條件（Callon 1986）。

「中壢」與「弱文物」是整個行動者網絡中的「非人」角色，而「強制通行點」則是「中壢的地方認同」，正是各個行動者提問、行動的關鍵，以「翻轉中壢」為目標的桃園藝文陣線，嘗試打造中壢成為藝術文化工作者生存的環境，「振興地方」的中壢區公所，試圖要為政府的公共建設做好溝通協調的平台；街區店家在商圈沒落的困境下，希望尋回老店價值。上述行動的初衷，雖然並未直接相關，但是都同樣指涉出中壢需要一個改變的契機、行動。

在中壢街區博物館的案例中，利益的賦予和徵召階段，是累積養分的過程。桃園藝文陣線爭取政府單位的委託、補助，去推動其翻轉中壢的目標。在經費挹注與政府委託的公信力下，劉醇遠和夥伴徵召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參與，包括里長、商圈理事會、店家和藝術家。中壢區公所作為利益的賦予者，支撐著整個中壢的文化藝術發展，但在徵召的過程中，中壢區公所則始終站在一個監督、上對下的立場，也因此難以獲得動員的契機。

中壢街區博物館是這個行動者網絡所動員的成果，桃園藝文陣線在利益賦予及徵召的階段，已經型塑其自身對中壢文化議題的影響力，包括街區店家、文史工作者和空間經營者的參與，達成、累積了結盟的力量。從 2018 年中壢區公所辦理「最醜火車站前的參與式預算」計畫的票選活動，2019 年中壢街區博物館串聯計畫，到 2020 年的「中壢就是一座博物館」展覽，已經匯集了中壢居民對於地方文化保存議題的重視，達到行動者網絡中動員與結盟階段的高點。

然而，在動員與結盟階段的高點之後，無論是桃園藝文陣線、中壢區公所、中壢街區店家，都陸續提出了對博物館「異議」的討論，這個異議的討論，圍繞在「什麼是博物館」的思考，並進一步提出對經費來源、人力資源、展覽內容和未來發展等的思考。包括 2021 年在疫情的衝擊下，桃園藝文陣線與街區店家將場域轉移到線上網站，去做資料的盤點和建置，實體的活動與店家串聯等也暫緩行動，這個暫緩的空檔，也讓成員們開始反思、盤點博物館未來的行動。

此外，伴隨著弱文物的概念，使得中壢街區博物館的成員，都選擇以「故事書寫」，為「中壢常民文化」這個主題做博物館詮釋，這個目標的位移，也使得核心的行動者從桃園藝文陣線轉向中壢的店家。街區店家基於各自對博物館的想像，與其本身所擁有的資源和喜好傾向，展現出多元的博物館詮釋，也帶進了更多的夥伴一同行動。因此，研究者認為，中壢街區博物館的行動網絡，隨著轉譯的過程，更加聚焦在各個店家對於「博物館」的行動和詮釋，也因此，過往由上而下的委託關係、補助關係，勢必要由新的模式所取代，隨著行動者參與的數量越來越多，必須討論出未來操作與動員的新模式。目前，由桃園藝文陣線和街區店家所集結的行動者網絡仍持續運作，但是如何找到新的模式、資源和共識，仍在持續討論中。

## 八、結論

當前的博物館研究論述，積極的檢討博物館應該如何回應社會議題，包括新博物館與公共博物館學的討論（王嵩山 2012），然而，面對中壢街區博物館，這樣一種全然由地方需求、解決地方問題等所產生的博物館，則應該進一步去檢視，當博物館被選擇、做為解決問題工具的同時，產生了怎樣的方法論或是詮釋工具。

### （一）博物館型塑地方聚集的工作平台：新型態的夥伴關係

從行動者網絡的視野出發，研究者認為中壢街區博物館的案例，指出民間在有限的資源上，建立起新的夥伴關係，是一個凝聚地方共同參與的工作平台，保存推廣那些乘載地方集體記憶和認同的物件，像是中壢第一市場、番薯市場、花生糖、鏟刀、菜包、鐵道運輸、訂製西服和雜貨店等，都與中壢的地方認同密切相關，也形塑了中壢人的共同語言；歷史課本上所說的大家族、開墾史，並不是他們關注的範圍，參與中壢街區博物館平台的夥伴更重視這些與日常生活相連結的事物。

在前期的徵召階段，桃園藝文陣線作為主要的推動者，在文化部、桃園市政府、中壢區公所等政府單位的委託、補助下，徵召認同中壢街區博物館的夥伴參與，不論是里長、商圈理事會、店家和藝術家，都被納入這個工作平台，表達對博物館的認同和支持。

然而這樣的運作並非長久的經營模式，面對各個店家不同的參與動機和資源，很難透過公式化的標案、契約規定，去要求、規範各個店家的行動，而且與其關注計畫的執行績效，店家更重視的是博物館實踐的過程，觀察各個店家如何發揮所長，各自營造街區的文化歷史；而老店們也在意如何透過博物館工具，去解決店面經營傳承的問題，這些與商圈、街區密切相關聯的課題。

透過工作平台與店家夥伴關係，才能支撐並容納中壢街區博物館這個行動者網絡，如何串聯起每個行動者的資源和動機，是中壢區公所和桃園藝文陣線必須動員、徵召的任務，然而正因為店家有其各自的博物館詮釋，更重要的是透過平台的規模，去容納各種發展的可能性；而且未來勢必要廣納更多行動者的參與，包括更多的中壢老店，商圈協會和文史團隊，共同書寫中壢的故事和歷史。

## （二）「中壢學」的故事書寫

故事書寫成為街區店家詮釋的工具，參與博物館的路徑。這些原本屬於私人、個人的記憶或物件被公開，放置在公眾交流的平台上做討論，湯記口味肉鬆店的老闆湯玟琪說：「我也不想把我們家的事情挖給你們知道…我現在可以這麼健談，真的是這幾年這樣的磨合出來啊。我怎麼會想到說我要講我們家在幹嘛？以前完全不會好嗎？」透過公開與討論，這些記憶與歷史才能夠真正與中壢的產生有意義的連結，而且打破過往歷史被視為單一、單向且具權威的特性。此外，仰賴當事人或是相關人的描述，所提供的資訊，讓不同的觀點之間交流，共同思考地方歷史的價值與重要性，參與者、觀眾不再被視為被動者，而是產生對於歷史論述不同的認知，讓不同的經驗共存共享，正是建構街區博物館本身的重要途徑，也回應了當前公共史學的精神。

就如同臺灣各地興起的地方學系統：大溪學、宜蘭學、北投學等，這股由中壢街區店家進行中的歷史書寫，足以編織成為中壢地方知識重要的一環，然而不同於其他地方的案例，中壢的街區店家受到弱文物與博物館的啟發，透過自身掌握的資源、透過中壢行動網絡的工作平台，去挖掘過去的歷史和記憶。更重要的是發展的過程，以重回中壢昔日的榮光為目標，讓每一個老店會願意挺身而出，講自己家裡的故事、整理自己家中的物件，慢慢盤點百年的老店產業；除了介紹店面的產品，也將產品背後辛苦製造歷程和知識，用生動的語言闡述出來，越來越多店家接班人「覺醒」，嘗試透過故事為自己的職業、自己的家族增添榮光，這也回應了博物館尋回中壢過往榮光的目標。

這個轉變的過程正是中壢街區博物館最特別的地方，秉持著「中壢不能成為一個沒有歷史的地方」，店家配合小旅行、配合商圈活動，從原先只是出來拍拍照、講講話的角色，原先只是埋頭苦幹的工作、開店做生意、招攬客人，但是伴隨博物館的活動，店家開始願意講自己店面的故事，父親、祖父開創家業的過去，並回頭向親族輩請教，去充實老店開業發展的歷程，逐漸取代專業的導覽志工，開始主動拿起麥克風琅琅上口。

公開的分享與討論，讓記憶與歷史不再只是單一、單向的表述，此外，打破私人的界線，店家主動將這些記憶、歷史甚至文物呈現出來，能夠進一步成為地方知識討論、研究的資源，乘載了地方史學發展的責任，擔任傳承、說故事的重要推手。

### （三）延續老店價值並建構技藝傳承的目標

中壢街區博物館的店家，都是開店經營近百年，或是傳承到第三、四代的家族產業，不同於臺灣其他的街區博物館、街角館，中壢的店家是持續開業當中，其產業特性普遍介於手工、機器之間，小規模的地方產業。但是隨著社會經濟型態的快速變化，傳統產業的經營，與現代的生活需求與型態，早已脫鉤、不再緊密相關，例如新珍香酥堂和大東餅舖，已經不再常態販售年節祭祀的糕餅食物、結婚儀式上的傳統餅類，北帥西服也很少再接到西裝訂單。不只店家面臨轉型的困境，街區店家本身也面臨傳承的斷層問題，包括湯玟琪、盧韻如、邱昱坤這些接手店面的第三代、第四代，他們已經很難想像，也未曾體會，所謂傳承三代記憶的味道、逢年過節的伴手禮、第一次面試訂製的衣服，這些連結老店與地方之間的緊密回憶，他們普遍缺乏對過去歷史的了解，也因此對於老店的價值、老店對於地方的重要性也缺乏認識。

事實上，博物館的經營並不能回復中壢過往的榮光，回復街區過往摩肩接踵、人聲鼎沸的榮景，但是透過博物館工具，能夠重新盤點過去的資料、歷史，連結地方知識的脈絡，透過記憶和故事說明了老店的重要性，還有傳承的意義和價值，也因此當湯玟琪指出「中壢不能成為一個沒有歷史的地方」，他希望的是尋找出立足於何地，梳理老店與地方的連結，這些資源和養分，能夠提供店家，在未來的經營傳承上的思考和想像。

### （四）文物作為「非人行動者」重新建構博物館價值

新博物館學提出了博物館不應只專注於「物」的收藏、維護與展示，應該經營並關懷地方、環境及社區的需求。然而，黃貞燕（2021：13-25）在博物館歷史學的論述中，指出臺灣的地方博物館、歷史類博物館，主張博物館應以人為核心、為社會而存在；忽視博物館專業治理，追求實務與詮釋權的全面開放，「反菁英」等同於「不需要博物館專業」的現象，但實際成果卻讓人覺得深度不足（黃貞燕 2021）。

桃園藝文陣線推動中壢街區博物館，將營運的核心聚焦在「弱文物」、「文物的故事」這樣的題材，讓文物做為一個非人的行動者，是確切的為博物館訂定論述架構。以 2022 年印製的「文物的故事」宣傳摺頁為例，大東餅舖、新珍香酥糖、永利刀具和巷仔 46 文化共享空間，每個店家整理出 2-4 件店內必看、代表性的物件，首先，店家透過整理、盤點文物的過程，重新梳理店面、家族的歷史，文物本身驅使了各個行動者，去了解背後的脈絡與意義，若不然，則物件只會堆放在倉庫、或是被視為工作上的工具，無法彰顯物件與店家之間的連結、價值。

再者，這些物件可能只是一張老照片、製餅工具、不再使用的制服，但是物件本身重新定義了「常民歷史」意義，就在於日復一日的開店生活、工廠作業的積累，達到老店現在的成就和基業。正因為物件的平凡，其背後說明了開店經營、製作過程的辛苦，達到不平凡的技藝成就、維持顧客服務的精神。如果只用文字敘述則顯得過於平淡，而有幸的是這些文物、物件見證了這段過程。例如新珍香酥糖整理出手工木頭製的花生脫模機，說明了創辦人范清漢白手起家、缺乏專業器具而自製機器的過程。研究者認為，物件不只驅動店家去挖掘過去的歷史，透過物件的整理，也能讓過去的歷史和記憶，更加生動的呈現。

在臺灣，有越來越多的街區博物館、街角館和街道博物館。雖然各地老街經營的店面種類相同，都有屬於每一個地方的肉乾店、中藥店、雜貨店，靜靜矗立在街角，日復一日的為民眾服務。然而真正實際接觸店家，聆聽每個店面的故事、經歷，才能真正感受到每個地方不同的個性，屬於地方的生活脈絡。博物館就是要把這些看似理所當然，但背後深厚的故事、經歷，透過各種詮釋工具給展現出來。在中壢街區博物館，我們看到桃園藝文陣線和店家，面對快速變遷的中壢地貌，所流露出焦慮、期望保存過去記憶的關懷，而透過博物館，他們共同建立出能夠投入的工作平台，能夠凝聚每個行動者的想法和目標，一同為中壢這塊即將遭受現代潮流所吞沒的地方，搶救留下一點點回憶和痕跡。

## 參考文獻

- 王希，2010，〈誰擁有歷史—美國公共史學的起源、發展與挑戰〉。《歷史研究》3：34-47。
- 王伯彥，2019，〈老屋再利用與社區意識之凝聚—以新化老街的老屋再利用為例〉。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嵩山，2012，〈【社會與文化】新博物館與公共博物館學〉。《博聞》10：43-51。
- 中壢就是博物館，2023。https://sites.google.com/view/zhonglimuseum/home，取用日期：2023年8月23日。
- 行政院，2018，〈「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畫—振興地方產業發展，促進鄉村人口回流〉。《行政院》，11月16日。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4A000EF83D724A25，取用日期：2023年8月23日。
- 李承嘉、廖本全、戴政新，2010，〈地方發展的權力與行動分析：治理性與行動者網絡理論觀點的比較〉。《臺灣土地研究》13（1）：95-133。
- 李容萍，2016，〈中壢車站挨批「全台最爛」立委要台鐵改善〉。《自由時報》，5月18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072025，取用日期：2023年6月24日。
- 林文源，2007，〈論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行動本體論〉。《科技醫療與社會》4：65-108。
- 林文源，2010，〈由非現代政治的難題到在地策略評：《我們未曾現代過》〉。《臺灣社會研究季刊》80：393-416。
- 林宜珍，2020，〈臺北機廠保存與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初期過程初探—行動者網絡理論視角的文化資產再生個案分析〉。《博物館學季刊》34（3）：35-61。
- 苑裡掀海風，2024，〈苑裡海風味〉。《苑裡掀海風》。網站 https://www.hihomeway.com/，取用檢視日期：2024年7月10日。
- 張譽騰，2004，《生態博物館：一個文化運動的興起》。臺北市：五觀。
- 黃貞燕，2021，〈Curator，博物館的靈魂：為什麼要談博物館歷史學？〉。頁13-25，收錄於《博物館歷史學I》。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 微笑臺灣，2021，「〈台南臺南新化顧老屋的人，同行在時代剖面 把地方故事找回來〉。」，《微笑台灣》，5月4日。微笑台灣網站。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4399，取用日期：2022年6月30日。
- 增田寬也著、賴廷筠、李欣怡、雷震興、曾鈺珮譯，2019，《地方消滅：地方創生的理論起源》。臺北：行人文化。

- 鄭政誠，2016，〈戰後桃園各地志書對日治時期初等教育的書寫分析〉。《臺灣文獻》67（4）：91-124。
- 獨立特派員，2019，〈藝起翻轉〉。《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11月13日。https://innews.pts.org.tw/video/MTQ5Mw，取用日期：2021年6月10日。
- 盧俊偉，2017，〈青年力與在地文化經濟發展的新出路〉。《臺灣經濟研究月刊》40（9）：66-73。
- Callon, M., 1986,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Fishmen of St. Brieuc Bay." Pp.196-233 in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Cresswell, Tim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2006，《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社。
- Hall, 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Rutherford." Pp.222-237 in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Latour, B., 1987,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